

〔英〕格雷厄姆·格林

**GRAHAM
GREENE**

我们在哈瓦那的人

OUR MAN IN HAVANA

"UNIQUE
FORMULA OF
SUSPENSE
PLUS SIN."
—TIME



张晓胜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我们在哈瓦那的人

〔英〕格雷厄姆·格林著

张晓胜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年·沈阳

Graham Greene
OUR MAN IN HAVANA
1958 by William Heinemann Limited•

根据英国威廉·海涅曼出版有限公司 1958 年版译出

我们在哈瓦那的人
Women Zai Hawana De Ren
〔英〕格雷厄姆·格林著
张晓胜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 6 段 1 里 2 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67,000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印数: 1—8,160

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198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程国范

责任校对: 周 全

封面设计: 李国盛

统一书号: 10090·386

定价: 1.50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英国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一九五八年的作品。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沃莫尔德是侨居古巴多年的一个生性恬淡与世无争的英国小商人，身边只有一个他视为掌上明珠的美丽任性的女儿。他生平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将女儿带回欧洲接受教育，为其准备一份好嫁妆。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沃莫尔德阴错阳差地加入了英国情报机关，并成为加勒比地区情报站站长。为了能心安理得地按月领取可观的工作津贴，他煞费苦心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间谍”：负责搜集经济情报的桑切斯教授；搜集技术情报的西恩富特斯工程师；专门提供要人私生活细节的国防部长和邮电部长的情妇、脱衣舞女特雷莎……沃莫尔德发挥了超人的想象力，凭借着各种报刊和政府公报以及一张西半球地图，一份份极有价值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伦敦总部。谁料，一张不过是按照家用吸尘器内部机件绘制的“新式大型武器”的图纸却掀起了轩然大波，伦敦总部给他加派了秘书和电报员，苏、美、德、意等国情报机关的间谍也都涌进了哈瓦那，谋杀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

然而事情的结局却与沃莫尔德的担心大相径庭，他不仅了其夙愿、携女返英定居，而且还因其在海外的“卓越表现”获得一枚“不列颠勋章”，并留在总部给间谍讲授情报实践课。

作者将一个不期而然地落在大国争斗旋涡里的弱小人物推到了读者面前，情节扑朔迷离，对话生动活泼，人物性格鲜明，充分体现了作者用笔的功力。

第 一 部 分

第 一 章

1

“那黑鬼到街上来了，”哈塞尔布克医生站在“魔棍”酒店里说道，“一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就想起了您，沃莫尔德先生。”这位医生就是这么个毛病，尽管他们已是十五年的老交情了，可他还是不叫“先生”不说话。要不是那次仔仔细细、慢慢悠悠，但却令人信服的诊治，两人还交不上朋友呢。当时沃莫尔德大病在身，气息奄奄，哈塞尔布克医生按着他微弱的脉搏，他那模样活象眼前这个黑人。

这黑人是个独眼，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戴了一顶老式帽子。透过那件破破烂烂的衬衣，身上一条条肋骨看得清清楚楚，看上去就象遇险被撞坏的船身一样。在一月骄阳的照射下，他躲在黄红相间的石柱组成的柱廊后面，沿着人行道的边缘走着，脚下迈一步，嘴上数一步。当他经过

“魔棍”酒店向沃德斯大厦走去时，已经数到一千三百六十九步了。不过要数这么长的数字，他的脚步必须放得很慢才行。“一千三百七十，”他嘴里念叨着。“国家广场”附近的人都很熟悉这个黑人，他经常在这一带逛来逛去，有时好半天也不去数他的步子，而是停下来向路边的游客兜售春宫照片，然后才接着数下去。到了晚上，这个黑人也跟那些搭乘客轮横越大西洋的精力充沛的旅客们一样，必须弄清楚自己白天到底走了多远的路。

“我象那家伙？！”沃莫尔德应道。“我看不出来哪儿象他，是不是因为我腿也有点儿瘸。”可说归说，他还是下意识地扫了一眼标着“热带啤酒公司”字样的镜子，好象自己从旧城区的商店到这家酒店的路上果真是那般无精打采、丢魂落魄的样子。镜子里出现的那张面孔完全还是平素那副模样，四十岁上下，拧着眉头，老在担心发生什么事情。乍眼看去，远比哈塞尔布克医生显得年轻，只不过脸上稍微挂了些灰尘，这都怪刚才那尘土飞扬的港口装卸区；不过陌生人很快也就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皱纹早已爬上眼角，脸上流露出来的忧虑就是吃镇静剂也消除不了。那个黑人一瘸一拐地在林荫大道转弯处不见了。满街尽是一些擦皮鞋的人。

“我可不是说腿的事儿，您就看不出来有什么相同之处？”

“看不出来。”

“他满脑子只装了两件事，”哈塞尔布克医生解释道，“不是捣腾他那些照片就是数步子。哦，还有，他也是英国人。”

“我还是不明白……”沃莫尔德啜了一口代基里酒^①登时感到嗓子清爽了许多。到“魔棍”酒店来用了七分钟，走回去还要七分钟：只能聊六分钟。他看了看表，想起这表慢一分钟。

“这人挺可靠，有什么事可以去找他，这下明白了吧，”哈塞尔布克医生不耐烦了。“米利怎么样？”

“好极了，”沃莫尔德应道，他的回答总是这样一成不变，不过却是心里话。

“十七号就满十七岁了吧？”

“是的，”沃莫尔德很快地扭过头去扫了一眼，就象后面有人在盯他的梢似的，然后又看看表说，“您不来和我们一起热闹热闹吗？”

“我决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沃莫尔德先生。还有哪几位？”

“哦，我想也就咱们仨，你知道，库珀回国

① 一种由糖、柠檬汁和甜酒掺和而成的鸡尾酒。——译者

去了，可怜的马洛还躺在医院里，再说米利好象也从来没问起过在领事馆新交的那几位朋友，因此我想还是咱们象一家人似的安安静静地庆贺一下算了。”

“沃莫尔德先生，我非常荣幸能成为这个家庭的成员。”

“我想在‘国家’夜总会定座，你不认为太吵闹吧——你说，定在那儿合适吗？”

“这儿不是英国，也不是德国，沃莫尔德先生，女孩子在热带地区成熟得很快。”

一扇窗户嘎吱吱地开开了，象一座古钟似的咔哒咔哒地响着，很有节奏地将一阵阵轻微的海风送进屋里。“我该走了，”沃莫尔德说道。

“没有您，‘通净’吸尘器公司的人照样得很好，沃莫尔德先生。”这天对沃莫尔德说来不怎么舒心。“跟我那些病人一样，”哈塞尔布克医生又体贴地补充了一句。

“谁都免不了要生病，可用不着非买吸尘器。”

“那是您要价太高了。”

“我本人不过只能得百分之二十的回扣，靠这百分之二十是攒不下多少钱的。”

“这年头可不兴攒钱，沃莫尔德先生。”

“可我非攒不可——还不是为了米利。万一

我有个三长两短……”

“眼下咱们过日子，还能有什么大指望吗？犯不上整天愁眉苦脸的。”

“现在尽出些乱子，一出乱子就做不成生意了。就说停电吧，那不是明摆着要吸尘器的好看吗？”

“我倒可以为您搞到一笔小额贷款，沃莫尔德先生。”

“不，不必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担心的不是这一年两年的事，我这份儿担心也算得上日久天长了。”

“您这算哪门子担心，沃莫尔德先生。如今咱们是生活在原子时代，电钮一按——轰——还有你我吗？再来杯威士忌吧。”

“那是另一码事。你知道公司那伙人现在又在搞什么名堂。他们给我送来一种原子堆吸尘器。”

“好家伙，真没想到科学发展得这么快。”

“哦，听我说，这东西同原子堆不沾一点儿边，随便起个名字罢了。去年不是叫涡轮喷气机吗？今年就来了个原子堆。就是少了个照明灯，其他地方我看差不多。”

“那您还担个什么心啊？”哈塞尔布克医生讲话的口气活象个电台播音员，头一低又去喝他

的威士忌了。

“他们那伙人根本不懂，这号牌子在美国也许吃得开，可在这里就叫不响了。咱们这儿的神甫不是成天吵吵科学名词用得太多了吗。上星期日我和米利到大教堂去了一趟——你知道她对弥撒那股迷劲儿，她认为我迟早会被感化皈依的，这倒也没什么怪的。那位门德斯神甫光描述氢弹的威力就用了半个多小时。他说，那些相信人间有天堂的人其实正在建造一个地狱。他那番话让人听起来真是太——实在精彩。你以为我会在星期一大早就去搞一个橱窗专门展销新出品的原子堆吸尘器吗？我要真那么干，附近哪个野小子把玻璃窗都给我砸了，我肯定不会感到吃惊。公教进行会啦，国王基督啦，尽这么些货色，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哈塞尔布克。”

“您干脆到主教府上卖一台给门德斯神甫。”

“可他对那台涡轮喷气机牌的非常满意。那种牌子确实不错，当然这种也很好，空吸部分改动了一下，还可以当书架呢。你不是不知道，不好的机器我是从来不卖给别人的。”

“这我有数，沃莫尔德先生。那么您干嘛不换换牌子？”

“公司那伙人哪能答应啊。他们得意还得意

不过来呢。那帮家伙认为天底下数这名儿起得响亮，比起‘机器到、灰尘掉’那句行话也差不到哪儿去。他们在涡轮牌吸尘器上安了个叫‘气体净化塞’的装置。这倒是个好玩意儿——可一般人注意不到它。谁知昨天来了个女人，一进门就要看原子堆牌的，她打听一个净化塞能不能吸收所有的放射性物质，还问起有关锶90的事。”

“我给您开一张医疗证明得了，”哈塞尔布克医生说道。

“那么你就从来没有什么愁事吗？”

“我有个防愁的诀窍，沃莫尔德先生，我对生活充满了兴趣。”

“我也一样，可是……”

“您只对某个人感兴趣，而不是生活。人总会死的，早晚会离开我们——对不起，我不是指您的妻子，可是假如您对生活充满信心，那您绝不会垮的。我对纯净的奶酪就很感兴趣。沃莫尔德先生，不知道您会不会玩填格字谜？我可会玩。这些字谜跟人一样，都有各自的归宿。我能在一个小时内猜出任何填格谜，可是我却发现，世上提炼不出纯而又纯的奶酪——尽管有的人在盼望某一时刻也许会到来……什么时候我一定请您看看我的实验室。”

“一定拜访，哈塞尔布克。”

“您应该多多幻想才对，沃莫尔德先生。人生在世就这么回事儿，没有什么非要劳心费神认真对付的。”

2

沃莫尔德回到开在油灯街的店里时，米利还没有从她就读的美国修女会办的学校回来。虽说从大门望去，店堂里还有两三个人，可在沃莫尔德眼里，不啻一片空店，简直是空无一人！恐怕等到米利放学回来，也不会有什么人来光顾了。沃莫尔德只要一走进店门，总是感到店里存在着一种与吸尘器毫无缘份的真空状态。根本没有什么顾客能来填充这个空间，想指望眼前那位站着的先生就更没门儿了。他那身穿戴在哈瓦那可实在太讲究了。他连理也不理沃莫尔德的店员洛佩斯，只管去看附在原子堆牌吸尘器上的英文说明书。洛佩斯是个急性子，他可不愿意撂下正读得起劲的西班牙文版的《内幕新闻》杂志去跟别人磨嘴皮子。他只是直勾勾地看着那个陌生人，根本没打算揽下这笔生意。

“早上好，”沃莫尔德用西班牙语说道。他已经习惯于用一种怀疑的眼光打量走进店里的一切不相识的人。十年前的一天，一个顾客模样的

人走进店里正儿八经地卖给沃莫尔德一块质地相当不错的羊毛织物做汽车里的装饰布。'后来得知，那人原来是个惯于花言巧语的江湖骗子。可不管什么人，都要比眼前这个陌生人更象真空吸尘器的买主。这人高高的个子，举止文雅，身穿在热带地区颇为流行的浅灰色衣服，系了一条时髦的领带，浑身上下透出一股只有经常出入海滨浴场和高级夜总会的人身上才有的气味。看那模样，说不定哪阵就会有人来对他说：“大使先生马上就来看您”。他保养饰整得那么好，当然要归于风景如画的海滩和男仆的悉心照料了。

“少跟我瞎咧咧好不好，”陌生人就这样回答了沃莫尔德的问好。这种粗鄙的话语和他那身打扮可太不相称了，给人的感觉就象早饭后吃了个臭鸡蛋似的。“你是英国人，没错吧？”

“是的。”

“我是说——地地道道的英国人。有英国护照，什么都是英国的。”

“当然了，您问这个干什么？”

“一个人想同一家英国公司做生意，有人知道他在哪儿。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能为您做点儿什么事吗？”

“听着，首先我想在你这儿转着瞧瞧，”他说话的口气就象他在逛一家书店似的。”我不打

算让你那位伙计明白。”

“您是要看看真空吸尘器吗？”

“嗯，不光是看看。”

“那您是想买一台了？”

“正是，正是。老兄，一下子就叫你说着了。”沃莫尔德察觉到这个陌生人并非不知道轻松的插科打诨同他的高雅穿戴不大相配，但在这家商店里，在油灯街上，嘻嘻哈哈却是少不得的，因此他是有意地在装腔拿调。除了圣徒保罗，谁还能有那两下子，连一套替换衣服都不带，就想随心所欲地和三教九流的各种人交上朋友呢？

沃莫尔德兴致勃勃地说：“要买就买原子堆牌的，哪种也没它好。”

“这一种不是叫涡轮机牌吗？”

“那种当然也相当不错。您住的房间有多大呀？”

“哦，不算很大。”

“那您瞧这儿，这上面有两把刷子——这把专管上蜡，这把呢，是擦亮用的。——不，瞧我，我说反了，这种涡轮牌的是气动式。”

“你说什么？”

“噢，是这么回事，就是……唔，就是说，它是气动的。”

“这个小玩意儿倒挺好玩，它是干什么用

的？”

“这是两用地毯喷嘴。”

“真的吗？有意思，说说看，是哪两用？”

“它可以推也可以拉。”

“亏他们想得出来，”陌生人说道，“你们卖出去不少台了吧？”

“我是这里唯一的代销商。”

“是不是有头有脑的人都买了一台原子堆牌吸尘器呀？”

“不是买它就是买涡轮喷气机牌的。”

“那么政府机关也买喽？”

“当然了。您对这个有兴趣？”

“对政府机关适用的，对我肯定也适用。”

“您大概会喜欢我们这儿的袖珍便操型的吸尘器。”

“什么便操型？”

“这种机器的全称是袖珍便于操动型气动吸入式家用真空吸尘器。”

“又是气动。”

“气动不气动我可管不着。”

“别动肝火嘛！老兄。”

“要让我说，数原子堆这几个字最讨厌。”
沃莫尔德也不知从哪儿冒出一股火气。他真有些

不知所措了。说不定这个陌生人是伦敦或纽约总公司派来的视察员呢。若真是上头派来的，那可得上让他们好好听听。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差事儿不好干啊。我说，你这些机器卖出去后，还搞维修吗？”

“一个季度维修保养一次，保修期间免费。”

“我是问你本人去不去？”

“我派洛佩斯去。”

“就是那个板着脸孔的家伙吗？”

“我摆弄机器可不行，只要我一挨着它们的边儿，不知哪儿就要出毛病。”

“你不会开汽车吗？”

“车我会开，如果有什么毛病，我女儿对付得了。”

“对了，你还有个女儿。她现在在哪儿？”

“在学校里。过来，我这就告诉您怎么用这个瞬时连接器。”谁知沃莫尔德的话马上应验了，他刚打算试试，机器却偏偏不灵了。沃莫尔德又是推、又是拧的忙活了好一阵子。“零件出毛病了，”他悻悻地说道。

“我来试试，”陌生人开口了，说话间，机器又运转得再正常不过了。

“你女儿多大了？”

“十六岁，”沃莫尔德答道，可心里却对自己刚说出口的回答不满意。

“好了，”陌生人说，“我得告辞了，咱们聊得很投机嘛。”

“您不看看怎么使用吸尘器吗？洛佩斯可以给您操作。”

“这会儿就不必了，咱们会再见面的——地方好说。”陌生人的口气非常直率，而且带有一种不容解释的自信。等到沃莫尔德想起要给他一张名片时，他已走出了店门。在油灯街的尽头，陌生人的身影在中午的哈瓦那到处都是的皮条客和彩票贩的人堆里消失了。

洛佩斯说道：“他根本就没打算买。”

“他刚才都讲什么了？”

“天晓得他讲什么了。隔着橱窗看了我好半天，我寻思，如果您不进来的话，他准会让我给他找个姑娘。”

“姑娘？”

沃莫尔德一下想起了十年前的一天，接着又不安地想到了米利，他真希望自己用不着回答那么多问题。他还希望那个瞬时连接器能一下开动就好了。